

冬至,一年冬至夜偏长

韩可胜

冬至,冬季的第四个节气,全年第二十二个节气,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发现因而也是最重要的节气。与冬至相对应的节气是夏至,两者都可以称为“至日”。冬至、夏至,不是冬天、夏天到来的意思,是“最冬天”“最夏天”的意思。这个“最”不是气温,是太阳高度。古人测量太阳和大地的关系,把太阳高度最低、影子最长的那天,定为冬至;把太阳高度最高、影子最短的那天,定为夏至。“至”,“最”“到了极点”的意思,与“至亲至爱”“至善至美”的“至”同义。

冬至最阴,夏至最阳。现在,我们都知道了,冬至太阳直射南回归线,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,或最南,或最北,都是“至”(最)。物极必反。《国语》说:“阳至而阴,阴至而阳。”阴阳辩证统一、阴阳相互转化,在不停地运动中。古人写冬至,多有“一宵天上报阳回”“阳气今从地底回”“阴伏阳升淑气回”这样的诗句,一个“回”字道出了大自然的此消彼长、循环往复、周而复始。杜甫说: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冬至,是转折,是起点,是阳的新生,春的开始,最让人感悟永恒的时间交替。

每个节气都分三候。冬至第一候“蚯蚓结”,地底下僵死般的蚯蚓感受到阳气的滋生,抬头向上,互相缠绕。“人生负俊健,天意与光华。莫学蚯蚓辈,食泥土生涯。”我小时候常常去挖蚯蚓喂鸡鸭,没有想到古人这么立志的哲理。第二候“麋角解”。麋属阴性,在阳气滋生的冬至,麋角脱落。这与夏至落角的鹿正好相反。“渔樵不到处,麋鹿自成群。”古人麋鹿连用,但老早就认识到麋与鹿是两种动物。麋俗称“四不像”,江苏大丰的麋鹿沿海岸线南下,有的已经到达崇明,率先获得了上海户籍。第三候,“水泉动”,来自地下的泉水开始些微地流动。“吾家在何许,水泉修竹林。”水泉是古代隐士的标配,当官的归隐林泉,一直被人当作佳话。

时间是连绵不断的。古人“立竿见影”,从影子的长与短,最早发现了冬至和夏至,为连绵不断的时间找到了两个“节”。“节”本义是竹节。随之发现从夏至到冬至的中间点秋分,从冬至到次年夏至的中间点春分。继而发现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……直到二十四“节”全部发现并归纳出来。每个“节”有它特有的气候、气象、气质、气韵,这就是“节气”。中国人终于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,建立起覆盖天文、气候、动物、植物、农事、人体、命相、民俗等在内的宏大的二十四节气知识体系,构成了对天、地、人关系的哲学思考,成为自己特有的“文化时间”。

冬至因为太阳直射南回归线,所以黑夜最长,白天最短。白居易说“一年冬至夜偏长”。谚语说“吃了冬至面,一天长一线”,后面白天就慢慢变长了。太阳是温暖的终极提供者。冬至,太阳最少,阳气最弱,阴气最重,所以最宜于祭祖,父母也总是告诉孩子要早点回家。在汉代、唐代,冬至是放假的,没有要紧的事,尽量不要出门、出差、出游或者出去应酬。如果谁这天还在外面为生计奔波,那就显得特别无奈了。年轻的白居易,冬至住在邯郸驿馆里,写下了“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着远行人”。怀乡之情、思亲之意,一千多年后依然感动着我们。

冬至,兼具最强的科学意义和文化意义,所以说“冬至大如年”。我们吃“饺子”,谐音“交子”,有时光轮回之意。但冬至并不是气温最低,太阳开始返回,北半球的热量仍然入不敷出,气温还在下降。冬至是一年之中严寒的开始。人们常说的“进九”和“数九寒天”,严格来说,是从冬至后第一个壬日算起。如果简化点,也有人直接从冬至算起。每九天算一“九”,“九九”八十一,春回大地,桃花盛开。诗人说: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在最冷的时节,心存温暖;在最黑的夜晚,向往光明。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

社科院的才女东东嫁人了!新郎是同为自幼喜欢“夜光杯”的知音。婚礼于11月26日在锦江小礼堂举行,这是我3年来首次有机会出席晚辈的人生庆典。而我认识东东居然已经15年了,当时她初二。那是在徐汇区湖南街道社区学校座谈会上,她告知喜欢品读“夜光杯”!

而我告诉她自己喜欢的是世界杯,几乎每场比赛第二天都要看晚报体育版的评论。因为世界杯和晚报体育评论,我和东东的父亲、伯伯成了好朋友。同时,我很好奇东东为什么会喜欢“夜光杯”,是语文老师推荐的吗?答案却是她母亲的阅读习惯传承。有意思的是:东东的妈妈陈春樵是国企厂报的编辑,在编辑副刊版面时以“夜光杯”为审美参照标准;而她品读“夜光杯”的年龄段和东东一样,是从小学高年级开始的,引导者就是东东的外婆。可谓书香门第了!

几番交流下来,我发现这一门三代“夜光杯”知性读者的品读偏好是有各自特征的。外婆喜欢美食类随笔,包括天南地北的小吃介绍、佳肴故事和烹饪心得;我心里猜想是外婆年轻时正逢短缺经济年代,啥都要凭票凭证采购。就是在新民晚报复刊的四十年前,烤鸭还是奢侈品,买个蹄膀得凌晨去菜场排队,大米则是限量的,去城隍庙品尝小笼包是节日选项……

而陈春樵注重品读的美文作者,往往是国企员工和地方志工作者;她喜欢看改革的故事和转型的艰辛并从中汲取思想养料。她长年在闵行及吴泾镇工作,那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;她喜欢逛的老静安区已经和闸北一起演化成新静安区,熟悉的正在远去,有些烟火气正变得模糊。一道河岸的新姿、一座剧场的改造、一条马路的变

更,都能品出沧桑感。东东除了中考、高考和考研究生,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苦。如今一年的晚报订阅费用,对她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不像我小时候让父母订阅晚报,父母都要求我班级考试排名进步。记得我奶奶还唠叨过几次,订了晚报要少吃好几只鸡呢。东东是在全面小康社会中生活的,因此她喜欢品读的夜光杯美文往往是祖国大好河山、异域风情、人物传奇,还有希腊神话……

“夜光杯”就是这样的神奇!一门三代没有产生代沟,而是通过阅读、理解和交流形成了文化家宴。因为长年品读“夜光杯”,东东的写作天赋在高中时就得到了充分展示;本科自然就是中文系。东东的理想是新闻,后来就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

新娘家的伴手礼

王冷一

所,具体专业则是新媒体。如今东东在一家服务贸易的国企工作,从事发展类政策研究,依然每天品读“夜光杯”。

在东东的婚礼上,外婆、陈春樵和东东都同我说起当天的“夜光杯”。和往常一样,这天的内容相当丰富。三位女读者分别喜欢的佳作是:《朴实的红

那时父母住在浦东小镇的老家,我每周都要去看望他们。只要推进大门,母亲听到声响,就会高高兴兴地迎出来,高声说,你爹知道你耍来,又去买烤鸭了。

其实我不是很爱吃鸭子的,但父亲认为,在这一带,能上得台面的高档子菜,似乎非八角亭的老广东粤式烤鸭莫属;款待儿子,这菜方能表达诚意。我说,唉,何必跑得那么远,吃点家常菜也是很好的呀。母亲说,“老头子喜欢。”我知道八角亭在哪里,把背包放进屋,说我去接他。

往往是,我赶到集贸市场,父亲还在排队,这次同样如此。看见我,他眼睛里就充满了欢乐和宽慰,一声声地说:“我来排我来排,你到家里歇着去。”我把父亲从队伍里替换出来,让他到烤鸭摊对面的古玩杂货一带闲逛逛,这是他的乐事,由我来买广东烤鸭。又顺便在父亲的衬衣袋里,仔细塞进一百元钱,父亲按按内衣袋,更加满意,神定气闲。

我喜欢这个集贸市场,热闹,嘈杂,满满的市井气。八角亭只是个招牌名,一个坚实牢固的大棚而已。里面是高大的烤炉,门面案前挂满烤熟的鸭子,皮脆肉香。这烤鸭味美,远近闻名,单说一事,即可见其独门秘诀。老板年届六十,女儿待字闺中,老板嫁女,有一条件:女婿必须上门住,而且肯努力接班。果然有个棒小伙揭榜,烤鸭摊后继有人,生意更加红火。

父亲看重烤鸭,不只是因为老广东的鸭脰炙人口,还有更远的原因。

父亲在浦东小镇,幼小时就失去了母亲,与祖父相依为命,祖父腿有残疾,生活贫困。但是父亲人聪明,身体棒,好学,能吃苦。十五岁外出拜师当学徒,在外滩一家洋行习艺。三年学徒期满,染料行的德国老板立即予以留用,开出工资18块银圆。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工资了,大马路(现南京路)最有名的几家绸缎公司里的出挑当柜先生,也就此薪水而已,足以养家。师傅也为他高兴,特地到大马路燕云楼请徒弟吃烤鸭以作鼓励。父亲记得这顿烤鸭,从此对烤鸭很有好感。

父亲手持着半个烤鸭,热气还在袋子上飘,香气时时拂过。半路上,父亲忽然说:“儿子,以后恐怕要一个月才能请你吃趟鸭子了。”我吃惊,问,为啥?父亲说南汇有一家乡办工厂让他去当技术顾问,吃住在那里——当然,父亲也很乐意去。有很好的工资,吃住都免费,日常生活有人料理,就为乡办厂做个技术指导把关。每月回家休息几天。平时下班,可以看看果园,钓钓鱼……更要紧的是,乡办厂厂长是父亲师傅的嫡亲孙子,父亲一直记得师傅的那次燕云楼之请。我知道改革开放,乡办企业似雨后春笋,风起云涌地发展,有人邀请,父亲正好一展身手。我说,您小心点哦,吃不消的话,就回来,反正就半天的车程。父亲见我支持,很开心。一进门就对母亲嚷嚷:“儿子支持我哦!”

母亲接过烤鸭,笑笑对我说,南汇人来过几次了,好客气。我朝父亲看看,仿佛见到一个十五岁少年的身影,五十年前意气风发地离开故乡小镇……

生活粗糙,而我们依然活得不错,那是因为被很多温暖的事物供养着。世上所有的感动,不过是一扇默默等候着的电梯门。

我到了四楼,点了两下头,下了。我恨自己没有把“谢谢”两个字大声地说出口!是的,面对别人的友善,一定要大声地说出“谢谢”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很多事都会淡忘,然而那些打动人的、柔软的片刻会永远植根于心底,开出不败的花朵。对我来说,那个晚上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会像蓝宝石一样幽居在心头,不时地放出光芒,温暖着我。

人世间,永远不缺温暖和感动,只要你留意,这样的事就像路边的野花一样多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去“种”一朵小花,世界就成了美丽的花园。



边看边聊



银装素裹 (摄影) 李海波

一个周末的晚上,我从外面散步回来,从后门走向办公大楼。通过电梯间的过道时,看到一个女子正从前门进来,走入电梯间。她应该也看到了我。

往常我都走楼梯的,那晚有点累,就想着坐电梯。在拐角处听到“叮咚”一声,她按的电梯已经到了,心想,等我拐过来,她早已上去了。

可是没想到,她一直用手挡着电梯的门在等我!好感动啊!这一刻,小小的电梯间辉映着光芒。

我连声说着谢谢,一路小跑着进到电梯里。

她问我到几楼?我说四楼,迅速按上。然后她按了八楼,八楼是县府办,我问她,你在县府办上班的啊?她笑了一下说是的。

她很文静。我没见过她,她也

不认得我,我们彼此都没有再说话。看着她姣好得好像小花般的笑容,仿佛“又见炊烟升起,夕阳有诗情,黄昏有画意”。小小的电梯间闪烁着菱形的光。

她悄悄地为我留了门

刘从进

按说,我从后门来,还走在一个她根本看不到的墙角,甚至坐坐电梯都不确定,她完全可以先上去,可她竟然悄悄地挡着门在等我。她为什么要给陌生人等门?一个女子,在周末空荡荡的大楼,面对一个陌生男人,弄不好还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,可她就是等了。我想,那是一种天性的善良,基于对他人的信任和体贴。

在浦东居住已久,对南汇新场古镇的关注源于一部民国题材的影片,片中,那个古韵十足的小镇衬着女主角一袭亮色旗袍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仿佛就在眼前。

特意在一个和影片中相似的季节、相似的阴天,驱车40公里抵达新场。站在古镇入口,内心小讶异,一座刻着“三世二品”的牌坊立在逼仄的十字路口。入内,两旁古建夹道侧立,狭长的石板路似一条拉链拉开新场古镇之旅。

古镇始建于南宋。元代,这里设立两浙盐运司署,明朝的《上海县志》描写道:“新场镇距下沙九里,以盐场新迁而得名……四时海味不绝,歌楼酒肆,街衢繁华,视下沙有加焉,而习俗为下沙所无也。”700多年前,新场是盐业贸易的宝地。明清时期,15万平方米的古民居中四成为二进和三进以上的宅第,除

长街、小店、商铺、典当行遍布,不乏道观、古寺、小庙,赢得“小小新场赛苏州”的赞誉。

从高空看,古镇是以新场大街、东西洪街为“十字架架”,用粉墙黛瓦沿河网走笔晕染的一座江南水镇。徜徉其中,小铺里的卖品多与古镇相关,且限量。走过百余米的商栈街市,进入水桥景区,河道两侧民居多为饭店、礼品店、茶吧,主人躬迎,探身入内,可见“前店中宅、跨水为园”的院落格局。

徜徉岸边,只觉古镇因河成街的江南风景与同里、乌镇几分相似,却又有不同。原因何在?随处可见的乡音竟是答案。得益于管理部门未把它过于当成旅游景区来治理,而更多地视之为

社区,目前新场古镇原住民高达九成人口。在古镇保护方面,也是更多地关注其整体性和原生态。旅游开发适度,徜徉在古宅之间,时见停泊的旧三轮车、带着锈迹的木门窗钉钩、宅中陈旧的年画,让人近距离感受老浦东真实生活的画卷。

中午时分,糯软的揽客乡音送进耳膜,不疾不徐。择一店家落座廊下,以清蒸白水鱼、番茄炒蛋、地瓜藤、鱼丸汤佐以小桥流水下饭,百余元消费足矣。

饭后,往里走民居深处,一字形轻巧的石桥跨河而过,远处,一座迷你的小廊桥跨在不到一丈宽的狭窄河道,朱色的桥栏倒映在水中。登临倚栏,顿感时间的凝滞。不免联想到苏州拙政园的名桥“小飞虹”,玲珑韵致异曲同

七夕会

工,尽显古典园林的奇巧之美。这番“慢”“柔”令人遥想昆曲里的《西厢记》,“小小新场赛苏州”是否也因此?

“金大团、银新场、铜周浦、铁惠南”,古镇曾入南汇地区的四大名镇排行,如今,其声誉鹊起,除了影视带来的效应,近千年来其文明的进化演变功不可没。这里传承的文艺锣鼓书、浦东派琵琶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;灶花、刻纸、石雕等民间艺术也有了传承人。它发挥着物质和精神历史“存储器”的记忆功能,成为现代浦东南汇乡愁的一个原点、精神的憩园。

对于古城镇的保护,只有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,才能保住历史之“根”。与时俱进并非历史和现实的断裂,而是有机的连续。所幸,在新场古镇遇见的种种,让人们看到了一种细心和精心。

旅游

